

《士兵风采》丛书

“黑猫中队”的克星

——昨日轶闻

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编

解放军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黑猫中队”的克星/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编. —北京:
解放军出版社, 1997. 5

(战士文库: 士兵风采卷)

ISBN 7-5065-3381-2

I. 黑… I. 解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书 名: “黑猫中队”的克星

著 者: 《解放军生活》杂志编

出版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[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]

排版者: 泰能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5.375

字 数: 114 千字

版 次: 199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7 年 12 月 (北京) 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33001—56400

书 号: ISBN 7-5065-3381-2/I·390

定 价: 5.3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调换)

出版说明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颁发的《军队基层建设纲要》，切实加强基层思想文化建设，建立战士合理的知识结构，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经总政治部批准，我们特策划编辑出版《战士文库》丛书。

《战士文库》是一套内容涵盖军事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科技、文化和军营生活等方面知识的大型丛书，拟分《军事知识》、《军事瞭望》、《军事高新技术》、《军营生活》、《实用科技》等，共计100册左右，具有小型图书室性质和小百科全书的容量。

我们力求使这套《丛书》做到通俗、精美、准确和趣味性相结合，让读者在轻松、有趣的“漫游”中获得有益的知识，增进对祖国和军队的热爱。

解放军出版社

1997年4月

● 目 录 ●

贺龙与中国最小的红军	吴明举(1)
“东方红一号”上天记	梁东元(13)
1960:轰动全国的大空投	彭东海(20)
电影《奇袭》出台始末	苏学文(30)
转动“数字魔方”的女兵	曾有情 珠 珠(37)
500 块银元	鲁瑞林(43)
“东方第一谋杀案”的真相	穆 静(49)
偷密电码的姑娘	穆 静(60)
第一面五星红旗诞生记	林玉华(69)
雷锋出名二三事	邵建新(74)
“黑猫中队”的克星	刘 萍 方之舟(81)
大军神秘进出罗布泊	吴东峰(89)
董存瑞戎装照片发现始末	张明军 隋连军(96)
五壮士跳崖之后	陶 旭等(102)
鲜为人知的抗联故事	高月哲(111)
血证的收藏人	黄秋生 汪 虎(117)
杨子荣之死	刘小艺(122)
逃离金门岛	伊 兵(128)
李兆麟之死	刘小艺(137)
白妈妈和将军女	张惠敏(148)
“中山”舰之谜	刘 朝(159)

●贺龙与中国最小的红军

吴明举

夕阳西沉的傍晚，火烧云灿烂得犹如一片尚未凝固的血迹，润了半个天际。

披着金色霞光，一位老红军在成都某部队干休所的小卖部，一边递上购物者所需的香烟、啤酒、卫生纸，一边巴嘎巴嘎地拨弄着算盘珠子……彤红的太阳，软软的，暖暖的，一点一点地往下缩。微笑的老人，柔柔的，悠悠的，一缕一缕地吐着丝。

他就是“双枪女英雄”贺英的儿子、共和国元帅贺龙的外甥、当年中国最小的红军向轩：

一、贺英牺牲了，向轩冒死向贺龙报告……

泥猪、泥狗、泥马、泥虎、泥炮、泥火车……70岁的老红军向轩与7岁的小孙子向延龙，比赛着做了一大堆。

一坯黄土塑妙趣。

“向轩！”小孙子延龙，嫩嫩的声音，亮亮的，压低了身边录音机里播放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。他仿佛“领导人”一般严肃站立，呼点着领奖者。

“到！”向轩霍地站起，双脚跟一碰，立正，应答着孙子延

龙的呼点……

“这是你的奖品。”孙子将自制的一头长鼻子大象，捧给向轩。湿乎乎的泥巴大象，“骨头”比“肉身”还软——大象凸一块，凹一块，歪歪扭扭，龇牙咧嘴，好似“变型金象”。

“这花尾巴狗奖给你”——向轩用满是泥巴的大手，揪了孙子屁股一把：“你就是花尾巴狗……”说着，哈哈大笑……

年已古稀的向轩，全然“老小孩”、“老顽童”一个，仍然时常贩卖着他孩提时代的把戏。

“游戏是孩子的本分，玩具就是他们的天使。”

向轩童年的“密友”，是烽火、硝烟、血迹……也是与孙子向延龙一样的年龄7岁，向轩已驰骋疆场书写过少年风流。

贺龙与姐妹贺英、贺满姑、贺戊姑等曾用菜刀、扁担和枪，打出了一个新世界。

贺满姑是向轩的生身妈妈，也是贺龙的二姐，贺英的二妹。

向轩生下不久，母亲贺满姑英勇就义。从此，贺英成了他的母亲。

“兵家儿早知刀枪”，犹如专为向轩说的。这不，三四岁，他就能操起手枪，叭叭射击。他常常偷出贺龙或贺英的手枪瞄着树开火，把笔挺光滑的树杆打得窟窟窿窿。

贺英和贺龙骂过向轩，禁止他玩枪。但遇上战事，却主动发枪给他。那晚，游击队投宿洞长湾。

突然，一声枪响，打破凌晨的静谧。贺英提枪冲出门，一颗子弹打断了她的右腿。贺英跪在门边依然双枪向敌人还击。“贺寡妇在里头，抓活的！”向轩听到敌人边吼边开火，就

火速向母亲贺英靠拢。枪口里喷火，正把贺英暴露给了敌人，敌人又是一阵扫射，贺英胸部、腹部连中数弹，扑通倒地。

年仅7岁的向轩停下还击的枪，忙去扶贺英，却怎么也扶不起来。“快……快走……找大舅(贺龙)去……报仇。”贺英把沾满鲜血的两支手枪和4块银元塞给了向轩，用最后的力气，推了向轩一把：“快走！”

夜，墨黑墨黑，雨，冰凉冰凉，淡化着焦糊的火药味。

懵懵懂懂的孩子，从山背后的竹林穿过，去找贺龙和红军，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贺龙此时在何处，只知道，贺龙在大山那边。

向轩揣着贺英塞给的两支手枪，迎着密集的弹雨，脚步胡乱地向山那边跑去。可没跑多远却跑不动了，腿像灌满了铅似的，又沉又痛。瘫坐地上的向轩摸摸右脚脖，到处是粘乎乎的东西，很稠很热。慢慢地，他昏迷过去。此时，恰遇廖汉生等人来接应，救了他。

7岁，是血与火的浇铸；

7岁，是生与死的考验。

事后，向轩才知道，是农会委员许璜生叛变投敌，向团防覃福斋密告了游击队，引来百多人的团防大队来偷袭。

贺龙红军的“女司令”、驰骋鄂西的“女赤卫队长”贺英壮烈牺牲在洞长湾。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一曲壮歌：《洪湖赤卫队》。新西兰作家路易·艾黎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洪湖赤卫队。

向轩和廖汉生等人，在3军军部向贺龙军长哭诉了血洒洞长湾的悲壮一幕。接过向轩递上的两支手枪和4块银元，贺龙叭啍叭啍抽着闷烟，连同悲愤一起“吸”进心底。

“大姐他们牺牲啦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还干不干？”贺龙目光灼灼，紧盯着廖汉生和小向轩等人。

“干！”向轩、廖汉生等人发誓：“革命到底！为他们报仇！”7岁的向轩，俨然壮士一般，右手举过肩头。

“好！”贺龙将烟袋往桌上一摔：“你们回去招人，搞枪，把游击队重新建立起来，跟那帮坏家伙干到底！”

二、贺龙对向轩说：是革命的骡子把你驮大的……

7岁的向轩加入了“红小鬼”行列，常常与敌人浴血拼战后，又与跟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打泥巴仗。

一仗下来，个个糊得鼻子眼睛都不露，浑身没一丝干净的地方，都变成了泥猴。一会儿这个打哭了，一会儿那个打哭了，可是，他们用泥巴手一抹泪，继续战斗，“轻伤”不下火线。每逢这种情景，有人挠挠头，抓抓耳，用“猴舞”调解气氛，把哭的逗笑了，也逗得叔叔们忍俊不禁。战争的紧张恐怖也被笑语融化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。

枪声炮声一“打盹”，向轩带一群娃娃，唱着跳着冲上山扑腾开了。

他一举枪，鸟儿躲着子弹扑愣愣飞跑了，子弹连边都挨不着。

打鸟，老是走板，打鸡，向轩却能一枪撂倒一个。老乡的鸡，成了野鸟的“替死鬼”。

向轩拎着“战利品”，乐得屁颠屁颠的。然后，他眨巴着眼睛，若有所思。接着，几个孩子拣柴的拣柴，点火的点火，荒野开起“烧鸡”店。烧鸡还是生头熟脑时，孩子们就急不可

耐了——你抢一砣，他拽一块，美餐起来……

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嘴巴总是没“岗”，不小心，跑了“风”。贺龙知道向轩开“烧鸡”店后，向轩的枪里没了击针，而他屁股上，却生出两道烟袋杆“印”下的“纪念”……

9岁的向轩当了副班长不久，万里长征开始了。不过，爬雪山、过草地中，他却没当尾巴。向轩谦逊地说：“并不是说我很能行，是贺（龙）老总给了我们3个小鬼，配了一匹马，我们轮换着骑一阵，走一阵。走不动了，叔叔们这个抱一段，那个背一程。”

马背和红军的胸膛，是向轩生活的摇篮。

“红小鬼”向轩，人小鬼大。“鬼”是他的优点，“鬼”也是他的缺点。那年冬天，黄河的水冻结成厚厚的冰，冰上能行人，跑汽车！指战员们背着煤从冰上行走。向轩也与大伙一起背煤。不同的是，人家背上的是一块足有百十斤，而他背的只有几十斤，甚至更小。开始走在溜滑的冰上，滑倒难免。可后来大家都不滑倒了，向轩却屡屡摔倒。时间一长，大家发现个“小秘密”：向轩故意摔倒，摔碎煤块，减轻负荷……

在军部当宣传员的向轩，头戴一顶破帽，背上个大斗笠，到处去扩（大）红（军）。

娃娃红军，引人注目。他往人堆里一站，边唱歌，边动员，真有人愿意跟着他到队伍里来。“特别是赶集天，街上人多，成功率也大——有一天，我们4个小鬼，就动员37个。”向轩不忘旧事。

打土豪分田地开初，穷人家不敢接受分给的田地。向轩一家家一户户去动员、壮胆：怎么不要！它不是地主的，而本来是属于咱们穷人的，现在又归还给咱们啦！……向轩话说得嘎嘣脆。

其实，那是老兵叔叔教的，他只是“现炒现卖”罢了。

而叔叔叫他不要打泥巴仗，弄得一身脏，他却当耳边风。

“越是不让搞的，我越搞；不让玩的，我偏玩；不让去的，偏去。”不谙世故的向轩，却把唱“对台戏”当作乐事。

雨住放晴的一天，向轩找着鱼杆，喊上几个娃娃红军，就向小河边奔去。不知是小河里鱼少，还是技术不到家，反正向轩和一群娃娃折腾半天，连条鱼影都没弄到。一招不灵，再使一招——向轩等人将一筐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石灰倒进小河沟里。清清的河水，顿时变成了米汤似的，但他们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也没见着一个“翻白肚”的鱼。倒是他们自己，一个个变成了“白头翁”……

一个个“白头翁”肚子饿得在河边打转转。可是，侥幸的心理，使他们不愿空手而归，在河边上转来转去。向轩一弯腰，突然眼睛放亮——不是“等”到了鱼翻白肚，而是在河边的地里，发现有刚出芽的土豆。刷，刷，刷！向轩与同伴们不约而同地狂喜着扒拉起来……

雪里白鹅，架不住太阳晒。向轩的“杰作”又露馅了。

贺龙拽着向轩耳朵，登门向农民赔礼道歉，并赔了一些钱。

“首长，是你的外甥就算了，我们不要这钱。”十分崇拜贺龙的当地农民，原谅他的不懂事的孩子。

“正因为是我贺龙的外甥，我更感到对不起老乡！我更不能容忍他胡来！”贺龙表情严肃，态度诚恳。

回到营地，贺龙“嘭”地关上了门：“痞子，你站好，三个小时不许走！”贺龙气得“八字胡”也竖起来：“你不要忘了，是革命的骡子把你驮大的！”

向轩捂着脸哭泣，热泪从指缝里流淌。向轩哭着仍不“示弱”：我爸妈活着都没打过我这么狠！……

这一“犟嘴”把贺龙的心也讲软了——贺龙替向轩擦去眼泪，望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圆圆的娃娃脸，他自己眼睛里顿时潮湿了……

向轩1岁零3个月，妹妹金枝5个月，哥哥向楚才也很小，和母亲贺满姑一道，被国民党抓进监狱。

母亲遭杀害后，国民党要斩草除根，再杀死3个孩子……

想到这，贺龙举在半空中的长烟袋又慢慢放下了，终于远离了向轩的屁股。贺龙默默吸着闷烟，在小屋里一圈一圈踱着步，同他得知二姐就义了，三个娃娃落入虎口，即将化为冤魂时一样情景。

那次战斗，二姐牺牲了，死去的再不能复活，救孩子要紧！

生死危在旦夕。向家人连同贺家人，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是夜，雷雨交加。“双枪女英雄”贺英，用两家凑的钱，买通看守后，深入虎穴，从监狱里抢出了向轩、向楚才和金枝……

一岁多的向轩，在监狱里折腾得不成样子——稚嫩鲜活的脸，变得又黄又黑；衣服上糊满了屎尿，赤脚糊满了泥巴，两手如乌鸦的爪爪……

刚出狱时，他目光滞呆，惊魂未定，浑身仍不停地哆嗦。

“大姐，你没娃娃，向轩没了父母亲，把向轩给你吧！”有一天晚上，贺龙对贺英说。从此，向轩跟着贺英一同吃住，一起游击，他喊贺英妈妈。向轩对笔者说，现在人们称贺英是“双枪女英雄”，在我心中，她是我勇敢的妈妈。贺英是我永远的

妈妈！

三、向轩负伤了，贺龙说别人的孩子能牺牲， 我的孩子也一样……

不知不觉间，有一种叫做“长大”的感觉降附到向轩身上，旋即融入血管。

一天天的烽火濡染，少年向轩的顽皮自负，变成了责任感——对自己，对亲人，对国家。

行军，他总是以步当车，实在走不动了才骑上马，总是把马让给其他的孩子们。3个孩子伙用的马，曾经向轩“骑得最多”。从此以后，他走路最多。

叔叔们想到他腿上的伤没彻底好，有时还流血流脓，便让他多骑一会儿，而向轩则说：“医生告诫，伤腿要多活动活动，这行军就是最好的活动……”说完，他轻轻拍拍枣红马，又开步走起来。

队伍歇息，野炊，向轩一卷肥大的袖子，又是去扫地，又是去择菜，一点没累的感觉……

送信、当传令兵、站岗放哨——哪儿有缺，向轩主动往哪填。

在江西省委的日子里，通信班有19个红小鬼，最大的14岁，最小的是8岁向轩。可向轩已是小小“头儿”了——副班长。而在做事上，向轩总是一马当先。站岗放哨，明确规定，10岁以上的一人一班岗，小的3人一班岗。每逢轮到小鬼向轩他们3人站哨时，向轩手一摆，你们睡觉去，我一个站……

“服务管理处的文书没人干，你去吧！”贺龙欣喜地“提

升”渐渐懂事的向轩。

“当文书，我这点文化吃不下，还是让我去警卫连当班长吧。”那时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向轩，一边当班长，一边给自己“充电”——学文化。他从陕甘宁边区中学的附小，一直学到延安抗大……

“红小鬼”——人小鬼大，红军队伍里到处有他们的用场——勤务兵、通信员、号手、侦察员、马伕、护士、演员……

“我们大多数人穿的军装都太肥大，袖子垂到膝部，上衣几乎拖到地面。我们每天洗手、洗脸三次，可还总是脏，经常流着鼻涕。

“但我们吃得饱，每人有一条毯子，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。我们有红领章，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，帽檐软垂，但上面缀着红星。”

战争，锤炼着向轩的青春和勇气，少年的无知、怯懦，逐渐被硝烟融化，沉淀的是无畏和顽强。

在我几次采访中，向轩对我谈及的总是他的平凡，他的普通，甚而是他的玩痞“丑史”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从他的档案里查阅到他曾 20 多次负伤的光荣史，老红军才憨厚地不好意思地亮出身上一片片明晃晃的伤疤，以及藏在伤疤后面明晃晃的故事……

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春天，山西荔北无花只有寒。时任 358 旅工兵连副连长的向轩，突然抛出“大老虎”和“飞雷炮”的构想。

常言说，顽皮孩子点子多。这话一点不假。向轩的构想一冒出来，立即被大伙采纳。向轩与战友们挖空心思，终于研究改制出大威力的土炮。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”有天中午，新研制的“飞雷炮”向日本鬼

子轰击，射程在 500 多米，一次可发射 5 公斤炸药，敌营房顷刻被“飞雷炮”击得稀巴烂……

向轩听到炮响，得知是自己亲自参与研制的土炮，既高兴，又生气。

生气的是，他很想检验一下土炮的威力、质量等，而偏偏没让他上一线。

其实，领导和战友们，都没忘记向轩的贡献，只是考虑到一线太危险，他的父亲和两位母亲都为革命事业捐躯了，万一他有好歹，怎向贺龙交代哟？

向轩不顾战友的劝阻，执意冲上了一线，亲自操起自己参与研制的土炮，与敌人征战。

敌人被撂倒一大片，可残敌仍负隅顽抗。突然，敌人的枪榴弹射中了向轩，他倒在血泊中——右眼窝钻满了炸子，右脚面被打穿，全身 21 处负伤……

纵队司令员、独臂将军贺炳炎得知向轩负重伤后，既为他的勇敢而欢欣，同时，又有些负疚。贺炳炎犹豫了好久，终于还是将此事报告了贺龙：向轩的眼睛打瞎了，我没保护好他，我对不起你呀！

没想到，贺龙不仅没有责怪贺炳炎，反而对贺炳炎说：（向轩）即使牺牲了，也没啥！别人的孩子能牺牲，我的孩子的生命也是一样的生命！……

四、牢记贺龙嘱托，向轩说寄出的青春不需“回执”

正在北京走亲戚——看望贺龙和薛明的向轩，忽然间，见不到贺龙了。

不久，向轩被几个持枪的战士送上火车，送上回川的归

程。

然而，巴山蜀水迎接提前归来的游子，不是笑脸和鲜花，而是寒风和牛棚。

时为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武部副部长的向轩，在牛棚里一蹲，就是 57 个月！

从牛棚出来后，没工作，没人管，没人问，一挂又是两年多。从波澜壮阔的 8 年抗日战争中走过来的向轩，面对眼下境况说：我在“文革”中几乎度过一个“抗日战争时期”。当时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听此玩笑，骂道：娘卖匹，瞎说。当向轩决定给周恩来、毛泽东和朱德写信，报告目前处境时，李文清用支持的方式，来关心帮助向轩这个革命后代、烈士子女。

1979 年，向轩从人武部副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休息那天，廖汉生来成都视察工作，并在百忙中会见了向轩。故人重逢，倾吐不完，笑谈不尽。谈笑风生的廖汉生，得知向轩此时还是 16 级时，突然笑语没有了，表情凝重了：怎么还是 16 级！廖汉生很纳闷。

这时，向轩的家属瞅准了机会，打开了话匣子，试图借机使向轩“扭亏为盈”。

不善于“打老婆牌”的向轩，拉一下夫人的衣角，“关”住她的“电源”。后来他说，全军像我这样的不少，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属“政策亏损”。如果我走走路子，提高一点级别待遇，那么别人呢？

“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自己，不然，看不清自己！”向轩好似对自己说，又好似对别人说。与向轩一同从血火中走过来的廖汉生，高度赞扬向轩“成熟了”。

“是革命的骡子驮大了我，是革命的乳汁养育了我！”向

轩说得情真意切，没有半点政治宣传。

走过了数星星的年龄，向轩用心灵去领受和感悟贺龙对他的教诲，并用行动一点一点地去牢记贺老总的嘱托。

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向轩把自己每月工资掰成几瓣，供5个人用，虽然那时在成都市兵役局当连职助理员的工资并不高。向轩在农村的妹妹，第4个孩子才生下20天，因无法养育，就抱给了向轩。此时还没结婚的向轩，已经有了“儿子”——向根龙。向轩当了两年未婚爸爸才结婚。

今年39岁的向根龙感恩地说，如果不是爸爸（向轩）抱养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存在了。

而向轩对根龙则充满内疚。我想说，向轩不应内疚，历史才应内疚！

“文革”中，向轩被抓进牛棚，右腰部、右耳朵皆被打伤，至今，人们跟向轩讲话，都对他“防右”。儿子根龙受株连，被打成脑震荡，不能到单位上班，只好摆小摊卖东西。红军院里的小卖部，就是向轩替儿子根龙“特办”的。

向轩经常到小日杂店给儿子当帮手，本人开头“摄”下的就是其中一次活动镜头。

贺英结婚多年没有儿子，向轩成了她的儿子，一生叫她妈妈。

向轩未婚时，有了“儿子”——向根龙。根龙长大后，一直不改姓，且将自己的儿子取成“向延龙”。

向轩、向根龙、向延龙，他们永远继承着贺龙遗志，永远做“龙的传人”。